

舜水遺書

一
函
十二冊

舜水文集卷十七

明餘姚朱之瑜撰

序 贈序 壽序 附

十宮圖序

爲加賀中將綱利作

孟夫子子輿氏謂天下之目相似也又曰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然也而有不盡然者焉目之所視則一也而所視之中有鉅有細有昧有明有喜有懼所見在眉睫之下而心之所之或在郛郭之外是故有大觀焉有達觀焉有曠觀焉相去居然霄壤已安得比而同之蓋凡天下事有其始必有其終有可觀必有可鑑非可苟焉而已也吾鄉仇實父著色點染繪事之最工者也中翰文徵仲待詔鴻都門小楷之最工者也曾貌十宮圖而待詔以宮詞百首分隸之賞鑒家稱爲二絕近者賀能越三州太守嘗公得之甚喜以示余屬余誌之余反復把翫未嘗不歎其技藝之工緻也而惜乎其未全也若使實父可作而待詔可起也吾欲書放勳殿於其前以冠其端茅茨鬢鬢焉采椽櫓栴斑駁陸離土階坦坦易易一時君若臣

孳孳汲汲相與憂勞天下亦甚足觀矣繼之以重華宮使宮娥之俊雅者抱琴執拍譜南薰而歌三風十愆焉此其氣象何如也雖使宇文愷爲將作趙履溫司營繕而公輪般督繩削墨必不能構此也雖使顧虎頭潑墨而吳道子點其睛希文文正公紀其勝而右軍王逸少執筆而書亦必不能闡其微也觀止矣是宜億千萬載富實之弗替也而奈何人事之弗齊也若夫連昌宮則旣繪之矣吾意欲於宮垣之外畫楊氏諸姨鬪風之車祿山一入東都之槩霜鋒雪鏑羽箭敦弓臂策轟天旌旗蔽野珠鈿委地翠袖沉沙更欲待詔錄元微之連昌辭全篇於其後令觀之者聳然髮豎而聽之者泚然汗出寧不遠勝於宮詞百首耶卽如阿房宮亦當采杜牧之之譬句以綴於其下當時諸侯之兵唯沛公最先入關親見秦宮室之美欲留居之賴樊噲危言正諫卽日還軍霸上未幾遂有咸陽三月之火漢祖目擊其事是以未央鼎建制度踰侈譴責董役諸臣大有人君之度而蕭相國以口舌禦其主要使後人爲無可加其後甘泉長楊金莖承露事事侈汰安在其無可加也未幅泛以吳宮萬玉結之爲不若圖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取吳宮之最麗

者以殿於其末樓臺百尺朱碧輝煌複道飛空宛轉相屬金釭玉帶翡翠文犀節
稅縣楣空青祖瑑象齒雞舌雲母珊瑚鏤沉楠而爲欄檻輯三檀以作楹懷微風
飄動香聞里許此亦當時之極致矣景陽殿井至今名著金陵學士大夫過之必
憑而弔焉故老相傳歷歷能言其事愀焉動人甚可聽也上下數千百年聖哲之
兢兢荒王之奢縱民生之榮悴國祚之汙隆卽人心之危操允執之要莫不於此
尺幅焉基之豈非大觀也哉豈非達觀也哉豈非曠觀也哉君子之於天下也小
物必謹況其大焉者乎其敢苟焉而已嘗公知瑜慙直鹵莽有素辭之至再而必
欲瑜誌之者意殆有爲也夫意殆有爲也夫

三皇虞詩序

道設野子名傳嘗夢得一大筆鐫三皇虞字士大夫旣爲之詩以詠歌之又爲之
序以敘述其事且援江左及唐三事以證之旣信而有徵矣又復索余言以弁其
首不幾弁而髦乎是故請之經年而不塞其望蓋正言則忤俗貌言則夸誕故難
之耳而野子趣之不已因爲之序曰大凡無所思爲而夢焉者皆兆之先見焉者

也然而存乎其人矣余亦舉三晉事以明之可乎昔者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操帚之柄而文公攬其棼又徒手搏文公踣楚子伏其胸而鹽其腦戰有日矣而文公不悅子犯曰吉攬帚之棼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也手搏而蹶者我得天彼伏其事也是故一戰而文公遂霸陶士行夢生八翼登天門折其一而隕後都督八州不愆臣節謝文靖夢乘桓溫輿行十六里遇白雞而止其後代溫秉政十六年晉室賴之一則勤王攘夷一則竭誠捍患一則匪躬靖節若此者有其德有其才與其夢若合符契也子亦知皇虞之意乎三皇者開物成務而有虞至孝動天選賢與能各當其物皆非無爲之事矣諸人貿貿而子拔其尤是以力致之也筆須待賈則以物交物皆非無因而至前者已子果能不安其所奮焉崛起自我作古不待文王則斯殆提子之耳而面命之也若徒隨俗雅化弄月吟風所期至大足以副是要腹乎荆王元景嘗夢手把日月亦足驗乎若夫王法護如椽手筆不過一草哀詔作謚冊而已無他奇也法護官中書令而謝太傅秉鈞當軸典午奄奄待盡倚太傅爲泰山梁木謂宜同寅協恭共獎王室而乃甘與齟齬以終其

身雖其後欲哭謝公謂有人心者而爲之乎江文通依阿亂朝無所豎立夢筆而才華索筆而才盡則與奪絲人矣而絲淹乎哉李青蓮簪筆遇主遭際非常不幸天步艱難自當捐軀盡瘁而乃失身永王璘邀求非望使人謂文人無行三子者又安足傲乎志士仁人當取法乎上以期無負乎天之所以予我者顧乃退讓不遑哉

敬彊齋序

爲奧村庸禮作

昔者曾子曰弘毅之學力著爲任大責重之擔當何不曰士宜弘宜毅而直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豈非以士稟天命之性秉道德之躬其規模不可自隘其骨幹不可自靡歟安得與斗筭之器脂韋之徒相與絜長較短哉夫弘者無所不愛無所不包大而非夸也毅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定而能靜也誠知士之操修砥礪宜如是已然何以遂能得此歟他日之言曰君子所貴乎道者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然後知曾子之所居者敬而所守者強也是故戰兢臨履今

而知免此易之所謂朝乾夕惕自強不息者也曾子之在孔門獨得其宗習聞夫君子無不敬敬身爲大之旨力行夫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強哉矯之道宜乎其無所不弘無時不毅也或曰敬者居處則肅肅矣威儀則抑抑矣慎重之意多則振厲之氣少疑不可以得強強者氣則陵乎上矣意則蔑乎下矣骯髒之骨恒堅則謹凜之思日減疑無藉乎主敬此觀其貌而未徵其心也循其迹而未究其精也別其途而未會其理也蓋敬則心強強則心敬二者相須爲用分之則爲二合之則爲一也怠忽既盡斯天理猶存仰不媿俯不忤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乃天下之至強矣亭亭物表必意在象先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惴惴寬博而必往千萬人乃天下之至敬矣此無他心小則神完則守固神完守固則理不屈氣不懾安往而不強哉昔者文王緝熙敬止矣而詩稱文王之勇此敬強之一證也禮曰齊莊整齊不敢懈惰以成禮節非強有力者弗能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此又敬強之一證也是故君子之道敬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何莫非此物也夫何莫非此志也夫吾門人豐臣顯思氏奧村名曰庸禮遼巡謙退若不勝

衣敬謹有餘矣似乎中之所羨者奮迅激昂剛果決斷耳因以敬強名其齋亦董安于佩弦之意也往嘗屬余爲之記余所以遲遲者非慢易也徒以多病未能自力耳今於其行也爲之序以廣其義所以明敬強之一致也

贈安東親清序

金帛珠玉之厚其藏可以爲富矣遇不才子則一朝而盡甘旨滄漣之致其養可以爲孝矣辱人賤行則親名不章世未有知之者或汲汲於積金玉或僅僅於養口體而已親清公居心靜誠成身和雅居官廉惠今甫逾七十致其政者已數年內以課其二子外爲耆英洛社之遊長公世其職能克紹家聲次子則余門人守約省菴也勵志聖學篤信而好之夫中原傳道有統受業有師而韓文公於聲詩進士之世奮然爲古學遂爲文起八代之衰其間去漢尙未千載率德尙未真醇而有泰山北斗之望今令子未見孔孟之道之可悅卽能目注孔孟之庭而竭蹶趨赴之他時直入其室足爲貴國振古英豪非獨貴國也中原之士好古力學亦未能或之先已公曳杖行遊或勝友如林之會忽聞誦讀之聲平居見其拔俗之

行有不灑然悅怡然豫者乎家有奇珍則其富過王侯即使啜菽飲水已極天下之樂況旨甘滫瀡之承其歡而溫清定省之服其勤哉是宜公之壽無彊樂亦無彊也因贈之曰教子樂天公字親清名某別號景祐慕王祐之種德於子孫而二郎遂昌其宗因以此見其志

送林道榮之東武序

梗楠杞梓產於鄧林未爲材也明月夜光生於合浦寶則寶矣未爲奇也十尋之豫章喬喬吳越之麓如意珠熠熠江漢之濱鮮不爲匠石之所顧而蛟龍之所搏矣余於庚辛間至日本見福清林子立庵孰也於東明山房此時才在髫髻顧其視瞻嚮嚮步履犖犖固已心異之如鷄羣一鶚矣壬辰秋復過日本適當作報國藩及答定西侯張侯老兩書病困不能搦管而舟行甚迫日夕促報書或有言林子能作小楷者延之卽至授之草卽濡毫疾書氣度冲融旁若無人如孔文舉當年兔起鶻落筆不可撮如小王令家法益知其爲國器矣其後潛心學業詩辭益清俊筆意益宏肆戊戌冬向余歎曰居此地而讀書奏雅樂於重譯表龍章於裸

壤耳奈家貧不能作別業何余廣之曰諺云孳孳力田必將逢年但患不讀書不
患讀書無所用也子其勉之矣去年冬妻木鎮公來鎮茲土能遴才好士羅致幕
下朝夕刮磨之豈患匠石之弗顧暗投道路而爲人按劍哉今鎮公以在滿當報
命因欲携之往東武而問序於余夫東武固材賢之藪而璣璧之淵也吾素聞日
本國如古燕趙之風燕趙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今悲歌之聲形震吾耳溢吾目久
矣其亦間有慷慨之士乎有則子爲我告之無則爲我博訪之也其有若黃金五
百斤買駿馬之骨來千里馬者三乎其有若振垂絕之弱燕殄二萬乘之強齊返
磨室之鼎植汶篁之竹者乎其有立義不侵然諾爲行不使人疑之田光先生乎
其有風飄易水日貫白虹之荆卿乎座客泣下沾襟筑擊秦皇帝如高漸離者義
烈也亦有完希世之璧於虎狼秦之窟而自屈於廉頗者乎亦有屋瓦盡震解圍
闕與之馬服乎穎脫囊中不肯碌碌因人定一言於強敵之前左手奉盤孟右手
招同列能如是者亦國之光也東却林胡北逐匈奴大將若斯亦國之幹也其有
邯鄲旦夕且下平原束手擣舌而義不帝秦欲蹈東海若魯連先生者乎仲連非

趙產客於趙而能使趙焜煌至今真人傑也古者屠狗之徒慷慨激烈使千秋萬世生載乘之光豈今者鐘鳴鼎食之豪徒品題於龍團雀舌傳翫素磁而已哉其必有希世之英如古人之炳炳琅琅者又聞此地多博聞強識之士胸羅今古足以匡其君而華其國者有則亦以告焉恨吾匏繫於此不能一觀其盛儻能身接之亦足以慰十七年之饑渴而自信其耳目聊於吾子之行致之意焉而已子其亦益自懋勉至彼則無更患寡陋特養其干霄之姿而發其徑寸之光炤車前後十二乘以爲知已榮哉

源光國四十壽序

百年曰期頤而其間歷選最勝之時莫如四十何也前此則三十也雖云壯已然更歷或有未熟則事以勢疑諳練或有未精則理絲衆眩雖以孔子生知之聖猶僅曰能立而止爾過此則五十矣五十始衰人生之大常也故曰時之最勝者莫如四十也諸侯之禮瑜未之學焉聞之士之禮則四十曰強而仕丁鴻有曰天不可以不剛王不可以不強上而考諸王者之道下而揆之列士之禮則方伯通侯

之當強也從可知矣夫強者膂力方剛拔山扛鼎勢援乎上氣陵乎下之謂乎釋
禮者曰氣壯神固道明德立之時故曰強以此思強強可知矣蓋道不明則羣疑
滿腹吾所謂是而或有非焉吾所謂否而容有可焉則神懾而不得強德不立則
衆難塞胸足將進也或牽之而趨趨口將言也或惑之而囁嚅則氣餒而不得強
道既明德既立所爲直養無害至大至剛之時也

今按所爲疑當作所謂

則聲色貨利舉不

足以搖乎外是非毀譽舉不足以怵其中誰得而撓之也哉仁義禮智天之所以
命我非有容有執有敬有別則荏苒而仰負乎帝天民人社稷山川土田君之所
以錫我非深耕易耨正已率物則委靡而上負乎吾君飽食煖衣興利除害民之
所切切以願望之我者非不饑不寒庶富富教則蓄縮而下慚乎百姓果能此道
矣則達天知命聲入心通言爲世法動爲世則亦絲是而漸進焉耳今者小試之
而民風已變與往時遂相逕庭非化之必不可更非俗之必不可善也誠能修明
其道使百姓實見其美則歡欣鼓舞家絃戶誦可彈指而冀矣假令回互遲疑與
羣蒙同蔽則道何自而明逡巡退縮與頽俗共靡則德何絲而立其有不負生我

者乎是以須自彊也自彊而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體地高明體天悠久無疆故至誠之道上下與天地同流豈特百年而已哉繁露曰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彊其言信而有徵矣昔者春秋之世莫彊於晉文公然有狐偃趙衰魏雙顛頡司空季子陶叔狐諸賢輔之也其次莫彊於秦穆公矣而百里奚蹇叔公孫枝由余諸賢實輔之其次莫彊於楚莊當饋而歎日中不食以不得賢人而師之爲憂矣然猶有孫叔敖虞丘子申叔時也其後則魏文侯爲最強矣時則有如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論思於內季成李克翟璜西門豹吳起之屬宣力於外下而舍人無擇趙倉唐咸知大義亦能彌縫闕遺然其最初之彊者共稱齊桓矣管仲隰朋鮑叔賓胥無甯戚絃寧王子成父用而天下無敵易牙豎刁公子開方用而成業頓隳以此思彊彊可知矣之數君者皆霸主耳猶能如此況乎聖人漸仁摩義論道經邦者哉宰相上公水戶侯誕生於戊辰年今歲適當四旬是月之十日爲上公懸弧之辰瑜敢以是壽之上壽之道例以祝或以頌而今乃以規不幾與爲文之旨相乖謬乎然善祝者期之百年

而已耳今瑜以無疆者期侯其願不益弘乎詩云俾爾壽而臧俾爾熾而昌何莫
非是道也哉是爲序

舜水文集卷十八

明餘姚瑜撰朱

記

勿齋記

生知安行者古今之所共貴而人生之所大願也繇此而躋於聖神無難矣然生而齊聖廣淵者曠代而不一見而世不乏聖人大賢者曷故哉或者作聖有其道而不必盡出於生知安行哉世人不乏聰明特達之士然高自位置數蔑彝倫夷猶傲睨蕩檢踰閑好異厭常離經叛道或反爲名教之罪人者又曷故哉此誠作聖有其道而不必盡出於生知安行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可以知作聖之道矣然世之學聖人者視聖人太高而求聖人太精謂聖人之道一皆出於自然而毫無勉強故論議臻於寥廓析理入於牛毛而究竟於聖人之道去之不知其幾千萬里已幾千萬里而已也容有至之之時卒之馬牛其風愈趨而愈遠是皆好高喜新之病害

之也古今之稱至聖者莫盛於孔子而聰明睿知莫過於顏淵及其問仁也夫子宜告之以精微之妙理入於言思俱斷之路超越於惟精惟一之命方爲聖賢傳心之秘何獨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言動者耳目口體之常事禮與非禮者中智之衡量而勿者下學之持守豈夫子不能說玄說妙言高言遠哉抑顏淵之才不能爲玄爲妙驚高驚遠哉夫以振古聰明睿知之顏淵而遇生民未有之孔子其所以授受者止於日用之能事下學之工夫其少有不及於顏淵者從可知矣故知道之至極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吉永守藤君素好學有志於四勿也以名其齋因號勿齋勿齋公雅欲有浚郊之賁而余辭之初見於竹洞野太史所以春秋之例律之斯遇也非見也非會也士大夫相遇自有禮矣不得輕有所請謁也奈何以勿齋請余爲之記也余未知其人不得其生平亦何得輕爲搗管如賈人之銜其玉而求售也抑其心久厭夫高遠玄虛之故習茫如捕風一旦幡然欲得余言以證其生平之志中庸之德乎或亦知道之至極者不在於生知安行而偏在於學知利行及勉強而行之者乎先民有言詢于芻蕘